

红楼

说

著

陈大康○

胡小伟○



SMG 纪实频道《文化中国》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Shanghai Media Group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说

红楼」

陈大康○

著

胡小伟○



SMG 纪实频道《文化中国》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SHANGHAI MEDIA GROUP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红楼/陈大康,胡小伟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8

(文化中国书系)

ISBN 978 - 7 - 5326 - 2336 - 5

I. 说... II. ①陈... ②胡...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3212号

出版人	张晓敏
策 划	汪求实
	刘文祥
统 筹	余永锦
责任编辑	蒋惠雍
助理编辑	张稳文
封面绘画	
环衬绘画	戴敦邦
装帧设计	何香生
绘 画	王 俭

《文化中国》书系

说 红 楼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12 字数 249 000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336 - 5/K · 465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5104888

阶梯的搭建

上世纪萧伯纳来华，曾言及英人讲授莎翁，喜欢推字求句，扳驳铢两，结果弄得人茫然不得其趣。曹雪芹之在中国，有点像莎翁之在英国。只是，比起国人好在“红学”、“曹学”中画地设限，其研究的琐屑与讲谈的细繁，还是略输一筹。在上述两学中，多有小小题旨也用全力发扬的考证索隐文字，有的问题之下，还连章迭出，其情形直如抽茧丝、剥蕉心，看似愈抽剥愈有，到底有多大意义，大都经不起深问。至于将此例推向极致，虽牛花茧丝，无不辨析，更汨没了作者的思想与作品的遒美。最是可叹！

本来，以曹雪芹的伟大和《红楼梦》的丰厚，再怎么细致探讨与讲谈都不为过。但仅集力于生平与版本，追问不休；仅突出其反映封建末世气象一义，不断重复，总不免单调了些。于多角度的深入和全方位的展开，更隔了几重公案。当然，这中间也有别具见识的论者。如20世纪70年代，萨孟武撰《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一书，从家族制度入手，通过列述大观园中各色诸般的人物关系，来揭示封建社会旧意识与旧风俗的种种面相，就让人印象深刻。可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推而言之，研究《红楼梦》的宗教、音乐、建筑、戏曲、绘画、饮食，等等，也都有同样的功效。这道理，今天的研究者算是明白了。近现代以来“新史学”的复兴和西方新理论的传入，更使人对社会史乃或“总体史”研究的理路有了真切的认识。但遗憾的是，好东西到了有些人手上也会走样，不是采奇纳怪，就是琐碎无归。譬如曹雪芹出身大家庭，其

先祖曹寅精于美食，并撰有《居常饮饌录》这样的专书。他因自小熟悉钟鸣鼎食的生活，舌读心识，在小说中铺陈珍馐，就非一般纸上谈吃者可比。如果仅将其视为闲笔点缀，而排斥在研究的视域之外，很可能就此堵塞了一条切近小说的通道。因为事实显然是，吃什么、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与谁一起吃，凡此种种，都是可以窥见大观园重门深锁背后的风烟月露与人性真伪的。同时，也可用于清代社会习尚史研究的鲜活见证。但琐细到钻研《红楼梦》的汤文化、粥文化、燕窝文化等，并详列食单，以证养生，就不免“兼差”太多，失了原意。

陈、胡两先生的讲谈与此不同。他们也以广远的视角解说小说，有的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转进折入式的提升，如胡先生谈红楼政治谜团，所及黛玉与雍正的话题，台湾学者邱世亮就有专书，但其识断之老到，剖析之切理，仍让人听后有初闻新识之快。有的则于前人常识之外别有开发，如陈先生谈《红楼》经济谜团，脱出惯常所见背景式的泛泛论列，一空郛障，其眼之尖，心之细，紧要处，每让人顿生先获我心的感叹，更不愧书案上本色的专家，话筒前大好的讲者。虽然，这两者放在一起大不容易。

说到底，诠释与实证两种研究，就其哲学背景而论，有着不易调和的分野。这就需要讲谈者会于一心，善加运用。有鉴于《红楼梦》所拥有的意义层面很难穷尽，它隐在的思想能向各种解读敞开，这种运用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种意义递增的过程。对此，陈、胡两位先生体悟得很透彻。故依凭扎实的研究积累，讲谈之间，每多切入式的剖析与近情合理的阐发。由此，让一般听众与读者知晓了大观园内，妻财子禄的由来和绛青拖紫的背面，知晓了其人见朝燕居，本不止一副面孔；吟风诵月，也大可以无关性灵。然后再引导人看破，如何针眼大的孔吹得起漫天的风，带

水代浆的戏谑读得出量窄意酸的人性与笑里藏刀的诈谋。而对着娇娇滴滴的人儿，花花草草的情事，又告诉你：众生一生多累，既为柔肠，也为其他。故当其咽泪成歌，衣香鬓影之间，是既见得到政治的阴冷，也从不少财利的算计的。如此以专门家的严谨和深刻，解粘去缚，善披文意，既胜人之口，又服人之心，一下子拉开了与旁出偏诣的自由心证者的距离，更比妄下断语不见推理的浅学近视，或加蒜着姜不见本味的哗众取宠，在立意上高出多少。我们也不妨学着小说家谈谈美食，说：只有鲜珍当得清蒸，而腐鱼只能红烩。取譬虽然俗近，但道理岂非如此？

当然，格于时间与形式，两位先生的开讲不可能不留下未畅其旨的遗憾。更重要的原因是，《红楼梦》实在太丰富，曹雪芹实在太伟大了。昆德拉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的答谢辞中曾说，小说家“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代言的人”。伟大的小说家更是如此。比之一般作家，他阅世多，参悟深，因此每能放空自己，而忠实于一个时代的残酷现实和一切人性的故态与变相。对于这样的小说家，我们感到迷惑，只能说明我们有福。

又记得苏格拉底曾说：“经过大量的研究，我发现自己比没研究之前更加困惑。”落实到此间的具体，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说过《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其实，世间凡百千物，只要抱有恒久的兴趣，作认真的研究，就会生出类似的感受。这样推想开去，即使以后揭开了曹雪芹身上所有的谜团，我们大概仍不一定能走出《红楼》的千门万户，并仍需要思想清顺的专家和人情练达的讲者吧。

谨以如上僻陋的感想，期待两位先生更丰饶而深刻的解读。

汪涌豪

2007年8月



第二集	黛玉「原型」之谜		151
第三集	黛玉结局之谜(上)		165
第四集	黛玉结局之谜(下)		177
第五集	三朝恩怨录(上)		189
第六集	三朝恩怨录(下)		203
第七集	秦可卿和废太子		223
第八集	贵妃元春和乾隆皇帝		237
第九集	皇室贵族红楼缘		251
第十集	红楼为何梦难圆		263

『红楼』之谜·经济篇

第一集 黛玉家产之谜 3

第二集 李纨与王夫人为何无对话 29

第三集 荣府应该谁管家 51

第四集 围绕月钱的风波 71

第五集 荣府的经济制度与管理机构 91

第六集 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 115

『红楼』之谜·政治篇

第一集 『黛玉骂雍正』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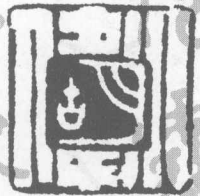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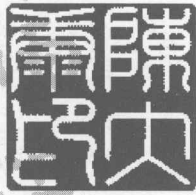
《红楼》之谜·经济篇

牡丹花前次鉄夫韻



暖還空 松牖紗窗透 姚魏殿屏三

紅酣春 彩光爛 曉霞每自



恨惜 苦無吟詠 慰清芬 初雪花片 碎

第 一

玉

家

产

之

谜 集



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生活在贾府的林黛玉是一个寄人篱下、孤苦零丁的女孩子,《红楼梦》中故事的进展似乎也一直在渲染、加深人们的这种印象,有时作者还让黛玉吐露心声,诉说自己在荣府的境遇与感受。在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里,黛玉去怡红院探望宝玉,正在与碧痕怄气的晴雯竟不管谁在叫门,就是使性子不开。黛玉受了委屈,却不愿认真计较,因为她清醒地知道,“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于是她所能做的,只是“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凄凄呜咽起来”。还有一次是在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里,宝钗建议黛玉每天吃一两燕窝滋补身子,但黛玉感到自己客居于荣府,不好提出这样的要求,她还对宝钗说:“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这两段描写,都使人感到黛玉在荣府度日的不易,也凸现了寄人篱下的处境给黛玉精神上造成的伤害。

黛玉在荣府确有孤苦零丁、寄人篱下之感,曹雪芹对此已作了相当细腻的描绘,可是黛玉说自己“一无所有”符合实情吗?近二百年来,不断有人对这四个字提出质疑。

一、林家财产问题的提出

据目前所知,最早在著述中提出林家财产问题的是清代人涂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行的《红楼梦论赞》有个附录“红楼梦问答”,在论及林黛玉时,涂瀛说,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死后,林家“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而判断林家确有偌大家产的依据,则是“当贾琏发急时,自恨何处再发二三百万银子财”。涂瀛还说,黛玉死后,林家的财产就名正言顺地归于荣府,这不仅对王熙凤有利,而且对贾母也有利,因此,“黛玉之死,死于其才,亦死于其财也”。

涂瀛所说的主要依据,见于第七十二回“王熙凤恃强羞说病,来旺妇倚势霸成亲”。当时因为贾母祝寿,荣府几千两银子的流动资金几乎用完了,一时接不上,何况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要送,贾琏不得已与鸳鸯商量,“暂且把

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搬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就在这时，宫里的太监又来打秋风，贾琏发急了，对王熙凤说：“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涂瀛认为，这“三二百万的财”就是林家的财产，因为根据作品描写，荣府能获得如此巨大财产的唯一机会，就是林如海之死。

涂瀛之后，还有些人关注过林家财产问题，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黛玉所说的“一无所有”四字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是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涂瀛的看法，而他们的依据，则是作品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关于林家身世的介绍：

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余。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子孙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偏又于去岁死了。虽有几房姬妾，奈他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上面的介绍并没有直接论及林家的财产，但从中却可得到三个重要的信息：首先，林家在林如海之前是四代为侯，应该是个有钱的人家。其次，林如海出任巡盐御史，这是个肥缺。第三，林家没有什么亲属，林黛玉也无兄弟姐妹，林如海死后，林家的财产自当归黛玉。一些人在讨论林家财产时，基本上都以这三条为证据，证明林如海死后留下了巨额财产，但这笔财产已被荣府当作自己的钱在使用，而且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以上三条确实可引起人们对林家财产问题的兴趣，但作为证据或证明

来说,都不同程度地使人感到不甚充分,还需要依据作品的描写作较深入细腻的分析与判断。可是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有个前提必须分辨清楚,即《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我们所做的应该是根据曹雪芹的描写作深入分析,更完整地把握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揭示其内心世界,了解其性格的复杂性,对作者设计的情节走向有更全面的理解等等,总之是有利于读者的文学解读与欣赏。可是,红学史上不少人实际上将《红楼梦》当作是实事的记载或影射,将本应是文学的分析变成了所谓的“考证”,而结果被坐实的只是自己的臆想或推测。就拿上面所引作者关于林如海的介绍来说,脂砚斋在这里有九段批语,其中有三段在提醒读者这是一部小说,描写的内容是“事之所无,理之必有”,因此我们应该按生活的逻辑与情节发展的逻辑去解读作品,而不能将它当作实事作“考证”,更遑论它与充足理由律的经常相悖。

《红楼梦》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它更需要深入解读。曹雪芹在描写故事的进展时,并不是采用直白叙述的笔法,而是有明写,有暗写,有伏笔,有照应,有时甚至还“不书”,即本来该有描写处读者却读不到任何文字,虽似突兀却能让人体体会到作者的创作用心。说《红楼梦》很特殊,还因为它是以来完稿传世。如果人们能看到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之后的内容,那么他在前八十回里一些伏笔就很容易被发现,而现在则需要作更细心的阅读与相关描写的联系,方能体会到作者的设计与安排。同时,《红楼梦》又是曹雪芹精心撰写的一部作品,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其间大的修改就有五次。这是一部经得起反复咀嚼的作品,有时一句看来不甚起眼的描述,它也很可能有作者的创作意图在。《红楼梦》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流传极广,影响又大,电影、电视剧、戏曲等各种艺术形式几乎无不有相应的节目,红学的著作与论文也可称得上是汗牛充栋,它们都在影响着读者,引导其作定型式的解读,其结果便是不少在作品前八十回中还来不及显化的暗写、伏笔在阅读时被忽略了,某些明显不合情理的现象也被误以为本该如此。总之,阅读《红楼梦》时必须注意它的特殊性,时常要想想作者为何要作这样的描写,而追寻则应以文学上的把握为旨归,对林黛玉家产问题的探讨

当然也应如此。

二、林如海死后,是否留下了巨额家产

现在,我们回到上节从关于林如海介绍中得到的三个重要信息。如果仅根据前两条就认为林如海死后留下了巨额家产,理由显然不够充分。要弄清曹雪芹关于林家家产的设计,我们还得联系作品中其他一些描写作分析。

首先,林家在林如海之前确实是四代为侯,但这并不能保证林家传到林如海时仍然非常有钱,《红楼梦》中的史家,即贾母的娘家,到史湘云时生活就相当拮据。在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里宝钗就告诉袭人:“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儿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多是他们娘儿们动手。”史家仍然还是忠靖侯的爵位,可是史家的小姐湘云却“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是常见的事,《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都正行进在这条道路上。不过,尽管从林如海开始不再袭侯,但传到第五代的林家此时确实仍是相当有钱的人家,其证明便是林如海与贾敏的婚事。贾敏是贾母最钟爱的孩子,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里,贾母就对林黛玉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贾府世袭公爵,在为最疼爱的孩子挑选女婿时,对方的门第、模样、性格脾气与家产是必须仔细斟酌考虑的。那时贾府的经济状况比后来要好得多,在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矢孤介杜绝宁国府”里,王夫人曾对王熙凤说:“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象个千金小姐的体统。”能将这样的千金小姐娶进门,林家不是很有钱怎行?

封建大家族几乎都逃脱不了由盛而衰的规律,但走向衰败的或快或慢却各有原因。在这里,封建大家族的分房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贾蔷是宁府中之正派玄孙,后来贾珍因“风闻得些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

嫌疑”，就“分与房舍，命贾蔷搬出宁府，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了”（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显然，宁府的财产因此而减少了。在写到秦可卿去世与除夕祭宗祠时，作者都开列过贾府子孙的名单，他们在自立门户过活时，都可分得一份家产。在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里，王熙凤曾对平儿说：“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所谓“进的产业”，是指能产生利润的产业，在封建社会里，这主要是指土地与房产，而所谓“不及先时”，就是因为分房制度使贾府的财产不断地减少。林家的情况却不同，前面的介绍中就说过，林家“支庶不盛”，“没甚亲支嫡派的”，传到第五代林如海仍然很有钱，这应该是个重要原因。

从关于林家的介绍中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林如海出任巡盐御史一职。在这之前，林如海的职务是兰台寺大夫，相当于今日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儒雅清逸，让黛玉的爸爸出任此职，读者们都感到很自然。可是后来林如海出任巡盐御史，这就引起了关注林黛玉家产的人们的注意。明清时扬州盐商之有钱是天下闻名，巡盐御史则是管理盐务的官员，盐商能否赚到钱全都得仰仗他。巡盐御史有两种当法，一种是乘机中饱私囊的贪官，另一种则是铁面无私，一切按规矩办，结果自然是两袖清风。由于对林黛玉的偏爱，读者们一般都认为她的爸爸自然是这样的清官。普遍的看法是，贪官应该是阴险奸诈、凶神恶煞、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林黛玉的爸爸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形象？

其实，贪官并非都是如此嘴脸。在《金瓶梅》的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遇梵僧现身施药”里，也写到过一个新点的两淮巡盐御史。这位蔡御史是钦点的状元，西门庆早已着意巴结。一次，蔡御史经过临清，西门庆赶紧先以送酒食为名送礼。一桌酒食能值几何，妙的是配酒食送去的金银器皿：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壶，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一双牙箸。另外，还乘此机会将钱财一发送去，即两封金丝花与两匹段红。蔡御史笑纳后，西门庆又将他接到家中款待，并找来两个妓女陪宿。一切都安排妥当后，西门庆

开口了：

西门庆道：“去岁因舍亲在边上纳过些粮草，坐派了些盐引，正派在贵治扬州支盐。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爱厚。”因把揭帖递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写道：“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这个甚么打紧。”一面把来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与你蔡爷磕头。”蔡御史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西门庆道：“老先生下顾，早方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内。后来西门庆又靠行贿逃税，结果这桩买卖他赚到了数万两银子。与此相比，送给蔡御史的钱财只占了很小的比例，但其绝对数字却是相当可观。从这则故事也可以看到，蔡御史根本不必凶神恶煞地敲诈勒索，他做的事很轻松，只是让西门庆比别的商人早十天取到货而已。扬州盐商云集，有求于巡盐御史的不知有几何，当那些盐商们腰缠万贯时，巡盐御史钱财之多也就不问可知了。从脂砚斋的批语可以知道，曹雪芹很熟悉《金瓶梅》，创作时还从中借鉴了一些手法，自然也了解这部作品中那位新点的两淮巡盐御史的故事。当他让林如海也成了新点的巡盐御史时，心目中又是怎样定位的呢？

林如海在巡盐御史任上干得怎么样？作者对这个问题未作任何描述。其实，曹雪芹只要花费不多的笔墨，就可让读者知道林如海是个一丝不苟、循规蹈矩的清官，他不屑按官场的潜规则行事，甚至干脆就根本不懂那套官场的潜规则。如果这样描写，林黛玉在读者心目中显然又可以加分了。可是，曹雪芹在这里偏偏是惜墨如金，一字不提。关于林如海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二回与第三回，曹雪芹没去写林如海如何当他的巡盐御史，却不惜笔墨地详写他与贾雨村的交往，其间显示了他与官场潜规则的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是如何当官的。

贾雨村是《红楼梦》中最早出现的人物之一，他考上进士后不几年当上了知府，后来被人参了一本，说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这里固然有官场上相互争斗的因素，但从作品中的故事来看，作者给他的“有些贪酷之弊”的考语却是准确